

卷四

鼎鑄按鑑演義古本全像三國英雄志傳卷之一

書名 鼎鑄按鑑演義古本全像三國英雄志傳二十卷
雍正十二年閩書林潭西陳以潤男芳繼志堂

刊本 明 羅本 撰
卷四
內容分類 集 小說 章回小說 講史
索書號 夕嵐草堂 S4216
編號 90906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90906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夕嵐草堂 S4216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鼎鑄按鑑演義古本全像三國英雄志傳二十卷 雍正十二年閩書林潭西陳以潤男芳繼志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天地桃園結義
帝即位時年十二歲宦官曹節王甫專權大將軍費武太傅陳謀
不密反被曹節王甫所害宦官自此益橫建寧二年四月十五日帝尊群
臣謀殺之起文武互相推倒于丹雖須臾不見危時大雨降以水灑半夜方
止却民房數千餘間建寧四年二月洛陽地震省垣皆倒海水之溢登
州民盡破大浪捲人海遂改元熹平自此邊界又者極多熹平五年
時宦官十常侍用事張讓趙忠封諤段珪曹節侯覽蹇碩程璜夏燿郭
舉十人門下是帝常言張常侍是我父趙常侍是我母因此宦官全死
郡有一人姓張名角弟張梁張宝往山中採藥遇一老人碧眼童顏
手執藜杖喚張角授書三卷名太平要術囑角此道普救世人若剪異心必獲惡報時角拜求姓名

晉 平陽 陳壽 志傳
東原 羅貫中 演義
書林 陳以潤 男 播子 全訂正



忠心力把黎民救 雪恨平將逆賊吞 孤月独明堪比論 至今名譽照乾坤
 夏侯惇殺曹性 侯回皆後高順 呂布軍馬趕來曹兵大敗 夏侯淵救惇而走退去 濟北下寨高順得
 勝引兵回擊玄德未知勝負何如

三卷終

劉安妻餽肉玄德 三國英雄志傳卷之四

劉安妻餽肉玄德



呂布敗走下邳城

高順引兵擊關羽寨張遼引兵擊張飛寨關張兩兵迎敵玄德分兵兩路救應布從背後殺來關張
 兩寨軍潰散玄德引數十騎復回沛縣呂布趕來玄德喚開城門呂布起入城內玄
 德見背後火起到家不及走西門布到玄德宅門糜竺跪于布前曰玄德乃將軍
 弟也吾聞大丈夫冤仇不廢人之妻子與將軍爭天下者曹丞相也量玄德何敢望
 麾下哉昔日韓門射戟之恩玄德一飯思之未嘗忘也望將軍憐之布曰吾昔日與
 玄德締義安肯害他妻子汝可引玄德老少復去徐州舊宅安在賜汝劍一口但有
 登門者斬之糜竺即保老少往徐州安置呂布投山東兗州去留高順張遼屯小沛
 孫乾亦走下邳城關張各自收拾人馬往山中屯扎却說玄德往山中逃難遇見孫乾
 相抱而哭玄德曰二弟不知存亡老少失陷吾當自刎矣孫乾曰不可速去報曹操
 以圖後計玄德即往許昌求食于村中行到一庄所之後生云拜問之乃獵戶劉安
 也問是同宗遍尋野味不得奈其妻以食之玄德問曰此何肉也安曰此狼肉也二人飽食天曉玄
 德往後院取馬見其妻于厨下臂腿割尺玄德問之方知是他妻肉痛哭上馬邀安同去安曰老
 母現在不可遠行玄德拜別上馬下梁城忽見塵頭蔽日乃操兵也來迎玄德玄德下馬拜見操亦
 下馬答問之玄德告知戰敗失散之由操亦下泪忽報呂布結連泰山群寇犯兗州操令曹仁引

全像三國志傳

卷之四

陳登闖關殺兵



兵十萬打沛城操同立德引兵二十萬到山東界路近蕭關敵軍攔路乃是太行山孫觀呂敦尹祀
 呂稀三萬餘兵立于陣前操令許褚迎戰四將齊戰敗退蕭關令人報知呂布七郎回徐州高順告
 急布喚陳珪守徐州自引陳登同去珪謂登曰昔日曹公言東方之事尺付與汝今日布勢將敗可
 力圖之登曰呂布若敗回老父同糜竺守關休放布入兒自有脫身之計珪曰布老少在此心腹人
 頗多乃哄于呂布曰徐州四面受敵將軍先思退計將錢糧移往下邳稍圍徐州下
 邳城將紅雙連環金帛付與陳登先來蕭關接布到半路登曰容我先去探看
 虛實太行山孫觀其寇未可付托也登先到關陳登伯接入登曰溫侯深雅汝
 寺不肯向前官曰官探得六不可前敵曹勢守關隘教主公守沛城至緊登于關
 上望之見操兵在關下夜鳴一封書拴在箭上射下關去次日登辭陳宮曰關上充
 妨吾教溫侯往沛城去于是飛馬回見呂布曰關上孫觀等皆欲獻關某已約下陳
 宮守城將軍黃昏去布曰非公則吾中計矣先令登來與宮舉火為号相應登
 先到關報曰曹兵抄小路已入關內恐徐州有失公等急回宮引兵夾關而去登就
 山上放火布乘黑夜乘車入關內陳宮與布自相擁殺背後曹兵又到臧伯孫觀等各自
 逃走呂布至天明方知是計急與陳宮回徐州叫開城門曉上糜竺亂箭射下曰汝奪吾主徐州令
 狂還指主矣布問曰陳珪何在登曰老賊吾已斬訖布問陳宮曰陳登何在宮曰主公尚執迷而問
 逆賊乎布令軍中尋登不見布進營回沛城半路見一彪車馬驟至視之乃高順張遼也布驚問之

曹操下城說布投降



順曰陳登報言主公被圍令吾等急來救援宮曰又是此賊之計布怒曰吾誓不此賊進兵小沛曹
 仁車馬已先入城布來城下天罵陳登已在城上曰吾本漢臣安肯逆汝反賊耶在轉怒忽聞陣後
 賊聲乃張飛兵至高順迎敵敗走布敵在飛曹兵又至呂布倒戟東走關羽引兵截住布典羽交戰
 張飛赶上布忙奔下邳侯成接布入城關張二人相會叙失散何處羽曰我投海州藏避關哥七油
 息敬來到此飛曰我在芒碭山為寇二人來曹操軍中尋見玄德各叙前由隨操入
 徐州糜竺接見玄德言家屬死爭玄德大喜陳珪父子參拜曹操上設宴賞勞諸將
 陳珪加食邑登授伏波將軍操既得徐州議兵攻下邳程昱曰布止有下邳一城可
 分兵四面緩上而進若逼太急則奔投袁術其勢又大恐難擒獲操曰吾當山東諸
 路人馬其淮南還路請玄德公休辭玄德曰丞相軍令安敢違也玄德令糜竺簡雍
 守徐州關張孫乾三將攻淮南下邳以為錢糧足用以資于內泗水之險以拒于外
 吾何憂哉陳宮進曰操兵三十萬至可因其寨柵未定引兵乘虛以逸待勞无不勝
 也布曰吾軍屢敗不可輕言官笑而示越五六日寨柵已定操令三才餘將直到城
 下叫呂布打話布上城操在麾蓋下以鞭揖布曰近聞奉先結親袁術吾故領兵至
 此何有反逆大罪汝有討卓之功若肯投降并扶漢室不笑封侯之位若執迷不省打破城池玉石
 俱焚悔之晚矣布曰丞相且退尚容思之陳宮在布背後大罵操曰汝是欺君之賊反欲毀他人耶
 一箭射中操麾蓋操指宮曰吾誓不汝布曰曹丞相息怒容我自縛拜投塔下陳宮變色曰今若投
 操如雞卵投石豈可得全也布怒欲斬陳宮未知性命何如

全卷三回七十四

卷之四

二

卷之四

布欲斬宮張遼張布



白門樓曹操斬呂布
 布欲斬陳宮高順張遼諫曰陳宮忠直之言願主公詳之布擲劍笑曰吾戲之耳望公台教我拒操
 之策宮曰操兵遠來勢不能久若將軍以步騎而戰聲勢揚于外宮守于內操若攻將軍宮引兵
 以斷其背若來攻城將軍救于后不過旬日操糧食盡可一戰而破此犄角之勢也布將宮言告
 其妻糜氏糜氏曰昔操待宮如兒子統捨而來今溫侯待宮不過于操而欲委全城
 托妻子孤軍遠去若一旦有變豈得為將軍之妻乎布曰夫人所言與我相同三日
 不亡宮不見布曰操兵大張聲勢四面圍至若不早亡必受其困布曰吾想遠去不
 如堅守宮曰近聞操缺糧差人往許都去取早晚必至主公引兵出截其糧此計最
 毒也布曰公言最善又入后堂告知糜氏糜氏泣曰妾聞陳宮高順素不和睦將軍
 一去必不同心望將軍自作主張勿被宮所誤也言訖大哭布悶不決入告貂蟬
 貂蟬曰願將軍以妻妾為念勿輕自示布示謂宮曰操軍糧至首詐也操多詭計未
 可輕動宮長吟而出仰天言曰吾死無葬身之地矣詩曰
 奸雄曹操併中原 社鼠城狐突寨垣 莫笑溫侯死決斷 丈夫悔听婦人言
 布終日不語與糜氏貂蟬飲酒陳宮令謀士許汜王楷來見呂布七問曰二公有何解圍之策汜楷
 曰今表術在淮南兵精糧足昔曾許女為婚主公何不求救術兵一至內外夾攻操兵必敗布修書
 令汜楷去令張遼郝萌送書隘口遼回遇關羽攔路羽有顧念之心不戰還得回城郝同汜楷到壽
 昌具表術呈上書術曰前番使絕婚今來求救何也汜曰此是曹操用計以至於此望明公詳察

郭嘉計決水滄城



術曰前者曹操不信也汜曰明公不肯救布七若一破明公亦不免死患也術曰他肯先送女
 來吾當傾國而救之汜楷回半夜過玄德寨郝萌遇張飛交戰一合被飛擒去汜楷走到城下却
 得高順接入城去張飛捉郝萌來見玄德玄德細問得求救術許女為婚之由押往操寨操令斬
 于軍門玄德分付關張曰我等正當淮南要路各宜用心關張許諾而退郝說汜楷回見呂布言表
 術先要得見婚然後發救兵布曰如何送去汜曰非將軍不可布曰今日如何汜曰
 今日乃凶神之辰不可出城求日亥時可以上馬布將女用甲包裹以綿纏身上男
 縛女于背時約二更開城殺出張遼侯成在后正到玄德寨邊一聲炮响關張攔
 住呂布死心戀戰只要過路玄德來迎呂布因一女在背氣力不加后面徐晃許褚
 殺來布見兵多只得退入下邳城心中愁悶却說操圍城兩月不下忽報河內張楊
 害兵東市欲救呂布被部將楊醜殺了將頭來獻丞相醜又被陸固殺了固奔沂城
 去了操謂眾將曰攻城兩月不下北有西涼之愛東有綉表之慮更有袁紹袁術使
 吾食不甘味意欲捨布回都暫息征戰若何荀攸曰不可果現呂布勇而死謀
 今屢戰皆敗銳氣衰矣雖陳宮有智布不用之布銳氣未復官之謀未定作急伐之
 布曰倫也郭加曰某有一計勝于二十萬軍布雖勇可擒矣荀攸曰莫非決沂泗之水以滄之加曰
 然操大喜令五萬兵決兩河之水戒諸軍皆居高原坐視却說水滄下邳布軍夜聞水聲報知呂布
 七日吾有赤兔馬渡水如登平地吾何惧哉布因酒色傷身精神消滅取鏡照之大驚曰吾被酒色
 壞矣今斷了城中但有飲酒者斬侯成有馬十五疋被人盜去欲獻玄德被成赶上奪回諸將置酒

侯成獻赤兔馬與操



作賀布令斬之高順等八告布怒曰故犯吾令理合斬首看諸將面且打一百聚將哀告只打五十
 皆花侯成回寨宋憲魏續來視侯成七泣曰非公等吾命休矣憲曰布以妻子為重視我幸為草芥
 耳續曰水滄城內吾等死無地矣憲曰東門死水我幸矣布逃之績曰非丈夫也何不擒布獻功侯
 成曰布所恃者赤兔馬也你二人擒布獻門吾先盜馬三人商議已定侯成夜入馬院殺死馬軍騎
 馬走至東門直到操營獻馬言宋憲魏續揮白旗為號在脩城操知大喜發榜殺
 千張示眾令軍士射入城去榜曰
 今奉明詔討呂布如有抗拒天兵者滿門誅戮如有城內上至將校下至軍民
 獻呂布賊首者重加官賞大將軍曹公
 次日平明城外吶喊震動天地呂布大驚提戟上城各門点視黃鬮魏續走透侯成
 欲待治罪望見白旗插在城樓上操軍打城箭如飛蝗砲如掣電從平明打到日午
 布少憊樓中坐于椅上睡着憲盜了益戰遂同魏續一齊綁倒呂布七急呼左右憲
 續殺散白旗一招曹兵奔到城下憲就城上丟下戟來大開城門曹兵擁入高順張
 遼在西門被水圍難出陳宮在南門被徐晃捉住操坐在城門樓上下令不許劫掠
 度財遣人請玄德玄德同關張到樓上玄德坐于操側眾刀斧手擁布見操布雖長一丈被救條麻
 繩縛做一塊布曰縛太緊少緩些操曰縛虎不得不緊也布見侯成等立于側罵曰吾待眾將不
 消何忽友朋憲曰汝听事言不川將計步得為厚操問高順曰汝有何言順不答操令推斬之押
 過陳宮來操曰公台別來无恙宮曰汝心術不正吾故矣之操曰吾心不正汝何故事呂布官曰布

白門斬曹操



雖死謀不似汝奸雄也操曰汝多智謀今竟何如宮曰布若听吾言決不遭擒也操笑曰今日之事
 當何如宮曰為臣死忠為子死孝死自其心操曰奈卿老母何宮曰吾聞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
 親老母之存亡在于明公也操曰奈卿妻子何宮曰吾聞施仁政于天下者不絕人之祀妻干之存
 亡亦在于明公也操有帶忿之意宮曰請出就戮以明軍法操起身泣而送之謂從者曰即送公台
 老母妻子赴許都恩泰怠慢者斬宮聞不答引頸受刀眾皆下泪操以棺木盛之迂
 葬許都史官有詩嘆曰

生死无二子 丈夫何壯哉 不從金石論 空負棟梁材
 輔正真堪敬 薛親大可哀 自門身喪日 誰有似公台
 不辨遊魚不識龍 要誅玄德拒曹公 雖然肯却蒼大意 一点忠心貫日虹
 臣父忠言逢楚籍 子胥刺目遇夫差 白門樓下公台死 扼腕令人猪嗟嘆
 曹操示呂布願玄德曰公為座上客布為帳下虜不肯一言相寬乎玄德低頭不語
 操令押過布來布曰明公所患不過布耳如今已除天下不足慮也操頭玄德曰布
 欲何如玄德答曰明公不見布事于原董卓乎操點頭令牽下樓縊死布回顧玄德
 曰大耳兒不計轅門射戟時即操大怒忽一人大叫曰呂布匹夫何怕死耶眾大視之乃張遼也刀
 斧手擁遼至操令先縊死呂布然後梟首史官有詩嘆曰

夜讀三分傳 堪嗟呂奉先 皆恩誅董卓 忘義殺丁原
 荀伏英雄氣 不從忠直言 白門身死日 猶自望哀吟

討賊完日車騎將軍國旧董承可也帝曰旧氏多赴國難朕躬素知可宣入內共議大事完曰陛下左右皆操心腹倘有洩漏為禍不淺臣有一計可令董承竭力保駕其計如何

董承密受衣帶詔



伏完曰陛下製新衣一領取玉帶一條可於帶中縫一密詔暗賜董承帝然之吹破指尖以血寫詔命伏后縫于玉帶紫錦背襯內帝預穿錦袍係着玉帶令內侍宣董承入承乃跪帝曰董太后之侄獻帝之老夫也承見帝禮畢帝曰朕每說起瀾河之苦想卿即日之功朝夕思慕可伴朕于宮中開步散悶帝引承出殿到家南博土功臣閣內引承視像像中閣盛漢高祖二十四帝繪于西傍帝指而問曰此吾祖何人也承曰開基創業高祖皇帝也帝曰高祖起身何地如何創業帝曰高祖帝起身泗上亭長提三尺劍斬白蛇于芒陽山起義兵縱橫四海三載亡秦五載滅楚成大漢之天下立萬載之基業帝嘆曰祖父如此英雄子孫如此懦弱何大不相同也承曰高皇帝是英武之君不世也帝指左右輔曰此二相何人也承曰上首為留侯張良下首為鄒侯蕭何帝曰此二人有何功承曰開基創業實賴二人之力帝謂承曰他日逢朕卿子朕躬之側承曰臣死寸功何敢當此帝曰朕想卿西營救朕之功死何為賜卿當穿此袍繫此帶如常在朕左右帝解帶脫袍以賜之低語曰仔細視之勿自誤心承拜謝帝袍束帶帝下閣早有心腹人去報知承入內求正遇承而宮承死躲路立于墊路傍施禮畢操問曰因何來承曰遭蒙天子宣賜袍帶操曰何故賜汝衣帶承曰以承相曰西和保駕有功故乃賜之操令左右解衣

董承看畢涕淚交



董承看畢涕淚交流死計可施將詔放于几上伏而卧之侍郎王子服至典承極厚門吏不敢阻遲八書院承睡着袖中露而素絹朕字服大叫承驚覺魂不負体服曰汝欲謀曹公吾去而首承泣拜曰君若如此崇室休矣子服曰吾祖宗累世食漢祿怎敢忘之君助我一臂之力共殺國賊承曰兄有此心回之幸也承曰願立義狀各捨三族以報漢恩承大喜取白絹一幅承先書名屋宇子服亦全像三國志傳卷之四

卷之四

董承請于子蘭議事



為善者益壽子服曰將軍與子蘭共我結生死之交善公之同力滅賊承曰滿朝大臣惟有長水校尉神揖諷郎與碩是吾心腹之人必能順我正商議問家僅八報神揖與碩相探承曰此天助也子服立于屏風后所承曰接八書院坐定與碩嘆曰若得人協助吾誓殺此賊神揖曰與國除害死亦死怨子服從屏風后而汝若殺曹賊國田便是証實執怒曰忠臣不怕死怕死不忠臣吾誓死為之

取說觀之二人下泪承請書名子服曰待請與子蘭來蘭至欣然書名承邀后堂會飲忽報西涼太守馬騰相探承曰只推吾病不能相見門吏回報騰怒曰昨從東華門見賜錦袍玉帶而回如此推病何病情耶更復入報騰怒之意承曰諸公少坐待吾按坐定騰曰某為邊賊不時人寇特來相求添軍馬今欲回程想國日勤老元臣故求相辭何敢推耶承曰賊驅感微疾故不及接待騰曰公面帶春色非有病者承元言可答騰拂袖起曰非枉石之材也承問曰公候何人非枉石也騰曰咬賊之事吾尚氣滿肺腑汝是國旧不思報本安得為枉石也承恐是操使來試探故曰曹丞相乃國之棟梁吾何能及焉騰怒曰尚目操為正人耶承曰耳目較近請公低舌騰曰怕死之人不足以論大事又欲起身承遂邀騰人取詔示之騰咬牙嚼齒曰汝若每內助吾即點勁西涼兵馬為外應承邀子服等典騰相見取以狀教騰書名騰即揮血為盟指虛上共六人曰若得千人大事諧矣承曰朝廷大臣少有忠義兩全之人騰曰見有豫州牧劉玄德在此何不承曰此人雖是漢朝皇叔今典操賊作牙爪安肯行事騰曰吾現玄德素有殺操之心公試求

玄德後園澆菜種



之尤不相從云頃曰此事不宜太速再容商議眾皆散去次日黑夜董承係詔衣微行至玄德家叩門老吏入報玄德出迎見承失驚請入閣坐定開張立下一傍玄德問曰國司事夜至此必有事故承曰恐曹操見疑故黑夜相見前日園場之中雲長欲殺曹公將軍轉白搖頭而退之何也玄德驚曰公何以知之承曰某獨立于公側見助靜玄德不能隱諱遂曰舍弟見操使來視探故掩面哭曰漢朝若得委長心地之人為股肱何憂不太平耶玄德恐操使來視探故伴言曰曹丞相治國何憂也承變色而起曰吾以公漢朝皇叔故剖心瀝胆以言之公何詐也玄德曰只恐園里有詐故相戲耳承曰詔非國謀名字示之玄德曰公昔既在匡救社稷之心倘敢不效犬馬之勞承曰請書大名玄德即書名付承曰切宜慎之從後施謀不可輕易相告而去

青梅煮酒論英雄

玄德防曹操謀害乃于后園種菜自己澆灌關羽曰兄不帶心弓馬定天下而率小人之事玄德嘆曰非汝所知也關羽但看春秋演習弓馬次日開張不在玄德正澆菜問許褚張遼慌人園中曰丞相有請玄德只得隨到相府操一見正色而言曰皇叔做得好詩讀得玄德面如土色操携玄德手直至後園曰公李園不易玄德方纔放心答曰無可消閑耳操仰面嘆曰遠見彼頭梅子青上感去年征張繡時道上缺水諸將言渴我生一計以鞭虛指曰前有梅林軍士聞知口皆流涎水因是不渴今見此梅不可不賞又值煮酒正熟邀賢弟小亭一會以賞其新玄德心神方定隨至小亭見盤貯青梅並對新酒二人對坐飲至其酣忽見陰雲

曹操玄德定論英雄



七驟雨將來從人透指天外龍掛操典玄德凭欄觀之操曰賢弟知龍變化否備曰未知也操曰龍能大能小能升能隱大則吐霧與雲翻江濤海小則埋頭伏爪歛跡藏形升則能騰宇寄之聞曉則伏于波濤之內因此龍乃陽物也隨時變化方今春濃陽和盈溢龍得其時與人無異龍得其時則飛升九天人得其志則縱橫四海龍可比世之英雄賢弟已歷四方必知當世英雄乃何人也請論之玄德曰備愚濁眼目安識英雄操曰公休太謙必有主見也玄德曰淮南袁術兵精糧足乃為英雄操曰塚中枯骨耳吾早晚必擒之玄德曰河北袁紹四世三公手下才能極多可為英雄操曰紹色厉胆薄謀死斷幹大事而惜身見小利而忘名乃疥癬之輩非英雄也玄德曰劉景升世稱八俊威鎮九州可為英雄操曰劉表酒色之徒非英雄也玄德曰孫策鎮守江東可為英雄操大笑曰劉璋乃守戶之犬耳何為英雄玄德曰張綉張魯韓遂皆可為英雄操指掌大笑曰此皆碌七小人何足掛齒玄德曰除此之外備寔未知操曰英雄者胸懷大志腹隱良謀有包藏宇宙之心經緯天地之氣方為英雄玄德曰誰敢當之操先指玄德后指自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言未畢忽天上雷震時玄德與操方食玄德失匙筋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操吟笑以玄德為無用之人操雖奸雄被玄德瞞過詩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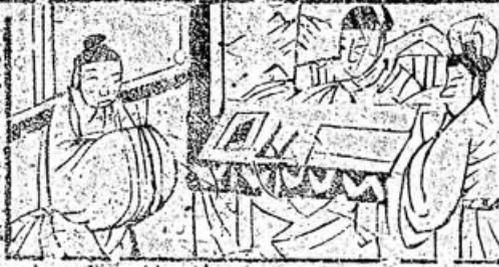
綠清園林春已終
匙筋落時知肺腑

曹劉對坐論英雄
風雷吼起動心胸

王盤堆砌青梅滿
樽前一語瞞曹操

金盞飄香煮酒濃
飲鎖沖開走蜚龍

玄德辭帝去擊袁術



大兩方何開張在城外討箭方何所知玄德與操在後園誠恐有失提劍突入花園却見玄德與操對飲操問曰你二人何來雲長曰知丞相與兄在此飲酒特來舞劍以助等操知其意曰此非鴻門宴安用項莊項伯乎玄德亦咲操令取酒食來與二獎噲噲管關張拜謝史册散玄德辭操將種菜落筋告訴二弟開張亦不解玄德曰吾之幸圖懼雷其理一同曹操奸雄之輩早晚有人在

此窺春也種菜使之知我无用操問我英雄欲於未能忍一聲雷震詐作懼雷使操看我如小兒一般不加言也開張曰兄之高見備道曹操耳次日操又請玄德正飲間八報涌尤体操表紹已回操喚入問曰差你去河北体操根由何如宛曰公孫瓚與表紹戰不利退守易州築城為固建樓上丈名易京樓積谷三百萬斛以自守被紹圍困不出瓚求救于張燕約率火為号內應外合下書大却紹被擒之至夜城外舉火燭以為号火自去云戰伏兵四起瓚兵折其大半退入城中被紹穿地道直入瓚所居之樓下放火為号瓚走路先殺其妻然後自縊遂被一火焚之今紹又得瓚兵表術在淮南驕奢不恤軍士眾軍皆欲背交術使人掃帚号讓與紹上始于此方登基紹使人取玉璽術約親自送至見今袁術矣淮南欲歸河北丞相作急圖之

玄德曰術若掃紹必過徐州脩引一軍下路擊之術可擒也操喜曰來日奉帝便教登程次日玄德面了君操即差朱灵路昭領兵五万令玄德為總督去擊袁術玄德星夜起程董承送至十里長亭其玄德密語玄德曰国相寧奈吾去必當机交脚書相報二人分別開張問曰今當云征何境七速玄德曰吾等乃籠中鳥網內魚此行如魚歸大海身上青霄操只可同憂不可共樂是以急行却說

程昱郭加考較錢糧方回聞放玄德去忙入告曰丞相今備督軍何意操曰欲斬表術耳程昱曰若
曰今倫為豫州牧某曾諫丞相不聽今又與兵去是放虎入海縱虎歸山日后制之其可得乎郭
加曰倫有雄才又得民心開張力敵萬人今又與之兵如虎添豎操曰吾現玄德關中李圃酒後畏
雷非成事業之人何足憂也程昱曰李圃者故瞞丞相耳畏雷者非其本情也丞相明照天下何被
劉備備操即令許褚引兵追玄德
雲長襲斬車胄



郭加曰倫有雄才又得民心開張力敵萬人今又與之兵如虎添豎操曰吾現玄德關中李圃酒後畏
雷非成事業之人何足憂也程昱曰李圃者故瞞丞相耳畏雷者非其本情也丞相明照天下何被
劉備備操即令許褚引兵追玄德
雲長襲斬車胄
郭加曰倫有雄才又得民心開張力敵萬人今又與之兵如虎添豎操曰吾現玄德關中李圃酒後畏
雷非成事業之人何足憂也程昱曰李圃者故瞞丞相耳畏雷者非其本情也丞相明照天下何被
劉備備操即令許褚引兵追玄德
雲長襲斬車胄
郭加曰倫有雄才又得民心開張力敵萬人今又與之兵如虎添豎操曰吾現玄德關中李圃酒後畏
雷非成事業之人何足憂也程昱曰李圃者故瞞丞相耳畏雷者非其本情也丞相明照天下何被
劉備備操即令許褚引兵追玄德
雲長襲斬車胄

袁術休床吐血而亡



扶袁術弱安能續絕仍救已滅平八納上尊号頃請先早即位共享功世之洪基不可失此姚
會傳因王靈續當獻上弟術百拜
袁紹亦有篡國之心令人召術士乃收入馬宮禁郭物先奔徐州玄德知術到引關張宋陵路昭五
路兵來飛典靈戰十合靈被張飛刺死術引軍來戰玄德分兵兩路擊之宋陵路昭在左關張在右
德與術交戰未決兩路兵來袁術收走又被嵩山陳蘭將糧食劫盡玄德起乘術
先回壽春屯兵江草只餘眾麥有三十斛軍士多无食術嫌飯粗不能下咽求密
水止渴庖人曰止有血水那討密術坐床上一日袁術休矣嚼血斗餘而死時建
安四年六月也詩曰
陰末月兵起四方 无端袁術大猖狂 不思累世為卿相 便欲孤身作帝王
強暴枉誇傳國玺 驕奢安說應天祥 弱思密水无由得 独卧空床吐血亡

曰叔丹劉修二將亦无奈何操喝退二將嘆曰可死書與曹令就裡高之操差人見車冒七典陳
登商議登曰可令兵伏于城下只做接劉備行備到一刀斬之某在城上射住后軍大事濟矣即
差人去請玄德陳登回見父陳珪言曹奉曹公之命欲殺劉使君陳珪曰玄德乃仁人也吾兒可
先去報知玄德陳登只得遵命交命來報玄德張飛听得便要去廝殺雲長曰他仗兵城下若撞入

雲長斬車下城



去必然有失我有一計可殺曹乘夜扮作曹車去徐州引車曹而接襄而殺之那部下軍原有曹軍旋号衣甲都同当夜三更叫開城門只言丞相差張文遠到軍士報知車曹七急請陳登商設曰若不開城誠恐見疑若云迎之恐有奸詐曹乃上城回言黑夜难以公辨待明日相見城下答曰恐劫脩知道疾速開門曹提刀出城跑過吊橋過雲長交戰曹遮攔不在橋上回吊橋邊城上呼曰反賊車

登亂箭射下車曹逃城而走雲長趕來一刀斬于馬下挑首級望城上呼曰反賊車曹已殺之軍士開城只供于述詩曰
逆天車曹連機籌 要害仁慈劉豫州 賴得雲長施義勇 青兗刀砍亂臣頭
雲長來見玄德言車曹已斬玄德曰操知奈何雲長曰吾與飛敵之玄德懺悔不已遂入徐州百姓父老伏道而接玄德到府尋飛已將車曹全家殺矣玄德曰殺操心腹之人必求問罪將何以解問陳登求計登曰曹操所恨者者表紹可修一書差人往表紹處求救可救曹操玄德曰雖識此人未嘗有恩今又併他兄弟如何肯助登曰此間有一人姓鄭名玄乃高密人桓帝朝為尚書此人與紹三世通家得此人一書必相助矣玄德同登親到鄭玄家求書玄欣然寫之玄德差孫乾往表紹處一書紹問徐州之事乾一一告之呈書與紹書曰

伏聞漢道凋零奸臣強暴外无匡扶之柱石内无决策之棟梁賊臣曹操困帝許都社稷危生民塗炭惟明公世居輔相天下仰之若大早而望雲霓如久涉以思天一日倘與玄德協力同心共立伊尹之績名垂青史万古不磨伏乞詳納傾听察焉

曹操與兵拒表紹



紹覽畢曰玄德滅吾兄弟當得何罪孫乾曰此乃曹操傳天子詔不得不奉詔耳紹曰吾素知玄德世之傑士吾當救之即聚文武商議以兵逐取許都有一人机謀活眾見識高明鉅鹿人也姓田名公字元浩乃紹前王第一小謀主田班諫曰兵起連年百姓疲敝倉庫虛耗賦役方殷此国之深憂也不可出兵又一謀士魏郡人也姓審名配字正南出曰兵書之法十則五攻敵則能戰今以明公之神武跨河朔之疆界以伐曹操易如反掌何必延及今不取後

難困也又一謀士廣平人也姓沮授曰操易如反掌何必延及今不取後及時早定入業悔之晚矣頭次玄德汝大勳滅曹操上合天心下順民意出豐碑授祭執不肯與兵審配郭嵩力勸與兵四个爭論未定許攸荀諝自外而入大紹問起兵的是不起兵的是三人喚豐稜不和却與配商極好答曰天與不取受其殃若不認兵操兵亦至紹曰二公之見正合吾意令孫乾先回一面遣兵紹令審配逢紀

統兵用曹荀諝許攸為謀士顏良文醜為將軍起兵車步軍共十萬至黎陽下寨却說曹操在許都人接劉備殺了車曹撫任徐州結連表紹今起大兵前來攻許都曹操急聚謀士商議此時北海大守孔融墮為將軍只在許都所知表紹劫兵見操曰紹勢大不宜加兵只可求和操問眾謀士曰戰和孰和荀彧曰紹所用之人耳何必必求和融曰先生善矣今紹士廣兵強又多謀士顏良文醜勇

操領兵救陽拒袁



冠三軍何以紹為死用平荀彧曰紹雖兵多其法不整且豐潤而犯上詐倂會而不知審配勇而无謀逢紀果而用此救入者勢不相容必生內變顏良文醜匹夫之勇一戰可高其餘碌碌等輩何足道哉是以知袁紹无用之人耳孔融然操太嘆曰皆不云文若之所料且與令前將軍劉岱後將軍王忠領兵五萬攻徐州自引大軍二十萬進豫州也袁紹程昱曰恐劉岱王忠非備故手操吩討不可輕進待我收了袁紹再勒兵來破劉備劉岱王忠領令去了却說操引兵進黎陽兩軍隔八十里深溝高壘軍護不戰原來詐倂不平審配領兵祖授又恨紹不用其謀不許進取袁紹心怀疑惑不思進兵因此曹公喚呂布手下降將臧伯把守曹徐于禁李典屯于河上曹仁樞督大軍屯于官渡操自引一軍回許都却說劉岱王忠引五萬軍攻徐州一百里下寨中軍虛打操旗幟未敢進兵只打探河北消息操差人搃兵王忠先攻徐州未知勝負何如

關張擒劉岱王忠

玄德所知軍馬來到請陳登問之曰袁紹軍在黎陽爭奈謀臣不和因此不進曹操不知在何處黎陽軍中先操旗号此城外却有他慢帳未見端的登曰操詐計百云必河北為重親自益戲故不建旗号令在此設帳中間必无曹操玄德曰兩兄弟誰可打探虛實飛曰小弟願往玄德曰汝為操暴不可去飛曰便是有曹操也爭將來玄德曰操雖陰賊托天子明詔征進四方名正言順我若與他抗拒便見造反飛曰若如此論以束手待他來玄德曰非也如今袁大祐未見相助之力倘惑了他尽起大兵來我并死无門路矣飛曰長別人銳氣滅自己威風雲長

雲長出陣生擒王忠



目亦不可坐守待死弟親往觀其動靜玄德曰雲長若去我却放心于是雲長引三千人馬出徐州求敵王忠王忠生得怯戰雲長驟馬提刀直陣前與王忠打話忠曰丞相到此為何不降雲長曰請丞相出陣我自有話說忠曰丞相豈和你一般雲長大怒驟馬向前王忠投鎧來迎兩馬相交雲長挺馬刺斜前走王忠趕來搏过山坡雲長回馬生擒王忠來見玄德玄德問汝乃何人敢詐稱曹丞相忠曰見居后將軍丞相教我虛張聲勢以為疑兵丞相寔未在此近來豫陽催併前來忠寔非將軍對手玄德下令暫且監下待捉劉岱又作商議飛曰二哥捉了王忠我去生擒劉岱求玄德曰劉岱昔為兗州刺史虎牢關戰董卓時也是一鎮諸侯今日為將軍不可輕放飛曰我也似二哥來擒將來便了玄德曰只恐坏他性命

張飛生一計叫手下將士帶下軍令今夜三更去劫寨口開却在帳中飲酒詐作酒醉勢軍士夙流罪過痛打一頓細縛在營飛曰待我上馬將來祭酒暗教左右故意拿火為号劉岱急降卒身皆帶傷遂听其說虛立空寨却在寨外埋伏是夜飛自引精兵從小路先斷其后由路三十餘人入營放火劉岱伏軍却不見人飛兵兩路一合活捉劉岱玄德聞知謂雲長曰雲長自來粗魯今亦能用謀智吾死憂矣玄德親自到河之飛曰哥上道我操暴今日何如玄德曰不用言語激你上安肯用机謀飛大笑玄德見解劉岱至忙下馬解其縛曰小弟張飛誤有

飛截二將归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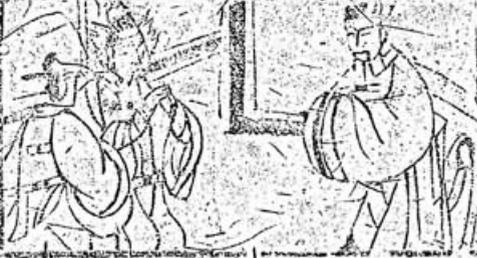


全像三國志傳 卷之四
 尋復怨罪怒迎請入城放而王忠一回欲待玄德曰昨日車府欲害倫上不容不誅丞相見錦繡備
 有反心故遣二將軍前來問罪倫可受丞相大恩崇恩報答恨无用命之路也友朝廷也二將軍
 至許都望用片言贊備分解備之幸也如信王忠非謝曰深荷使君不殺之恩三子丞相處方便玄
 德拜謝次日玄德送王忠行不數里一捧响鼓張飛關路喝曰備前已沒分曉拿住賊臣如
 何又放了說王忠曰人馬上驚張飛關路使來皆后一人飛馬大叫不得死祀
 視之乃雲 玄德曰人方總放心曹長曰既然大哥放了何不遵法令飛曰今養放
 下次又來 玄德曰待他再來殺之未晚刻信王忠連声告退曰便丞相欲誅我三族
 也不來了 玄德曰是操自來殺他指甲不回今許叔且寄下兩顆驢頭劉岱王忠抱
 頭獻竄而 玄德言操必然再來孫乾曰徐州受敵之地不可久居不若分兵屯小
 沛守下邳為犄角之勢以防曹操玄德用其言令雲長守小沛就將甘糜二夫人送
 往下邳其夫人乃小沛人也糜夫人乃糜竺之妹也玄德令孫乾糜竺糜芳守徐州
 玄德與張飛守下邳

禰衡裸体罵曹操

劉岱王忠回見曹操言玄德不友之事操怒曰辱國之徒留汝何用欲斬之孔融諫曰劉岱王忠非
 備之敵手故遣其擒今若斬此二人恐失將士之心亦謂丞相法不明也操宥之與退官成就欲起
 兵伐劉備融又曰方今寒未可動兵待來春未為晚也可先差人去招安張繡劉表操然其言使
 劉備往說張繡刺襄陽尤見賈詡陳說曹公盛德有崇周祖之風詡大言曹操手家中次日入見

賈詡請降曹操



操曰 賈詡曰直投曹操綽曰先與操有仇何能相容詡曰今投操其便有三操奉天子其宜從一也
 表招降我必以少從之必不以我為重曹公必得我必善其宜從二也操有子伯
 之志必擇私慈以多德于四海其宜從三也望將軍勿疑誘從之請劉表相見奉
 本部降操七封綉為賜武將封綉為執金吾時使舍到荆州回說劉表懷疑不決
 綉曰某作一書差能言快語之士請去必來降矣孔融曰某有一友乃平原人也姓
 名衡字正平才學極高屢欲荐與丞相誠恐此人言實故不敢耳此友與劉表甚
 厚可使他去操命喚至祀罷不命坐衡嘆曰天地空闊何无一友也操曰吾手下有
 數十人皆世之英雄何謂无人衡曰願聞一二操曰荀彧荀攸程昱郭加皆机深智
 巧之士雖張良陳平不可及也武有張遼許都禁進李典勇不可當雖岑彭馬武不
 可比也曰操曰滿座為從事于操徐晃在許都侯惇天下之奇才曹子孝世間之福
 也衡嘆曰荀彧可使軍中問疾許都可使軍中問疾許都可使軍中問疾許都可使
 可使擊鼓鳴鐘許都可使軍中問疾許都可使軍中問疾許都可使軍中問疾許都可使
 可使磨刀鑄劍滿座可使飲酒食肉于禁可使負版築墻徐晃可使屠猪殺狗
 軍子孝呼作要錢太守其餘皆是衣架飯囊酒桶肉袋耳操曰汝有何能衡曰衡于

好妾得請死人
 詞念賦張遼
 可使磨刀鑄劍
 軍子孝呼作要錢太守其餘皆是衣架飯囊酒桶肉袋耳操曰汝有何能衡曰衡于

劉表遣韓嵩



不通九流三教之事无一不曉上可以致君子堯舜下可以配德于孔顏胸中隱治國安民之策
 豈可與俗子共論于時只有張遼在側擊劍欲斬之操曰吾正少一鼓吏早賜必賀我身正可令衡
 竟此彼衡不推辭應声而前孔融奉檄恐而退張遼曰此等小輩而不言遜何斬之操曰此人
 素所虛名遠近所聞今若斬之天下人謂我不能容物耳吾故令為鼓吏以辱之時建安五年正月
 初一日朝賀已畢操于省台大宴賓客令鼓吏挝鼓旧吏云朝賀挝鼓必換新衣衡
 穿破衣而入左右喝曰何不更衣衡脫下破衣裸体而立渾身指露坐客皆掩面衡
 乃徐上着裙褲顏不變却擊鼓三挝操叱曰朝堂之中何太荒礼衡曰欺君罔上謂
 之无礼吾妻父母遗体以顯清潔之人操曰汝為清何人為濁衡曰汝不識貨愚是
 眼濁也汝不讀詩書是口濁也不納忠言是耳濁也不通今古是身濁也衣容諸侯
 是腹濁也尝怀篡逆是心濁也吾乃天下名士用為鼓吏是犹阳貨害仲尼臧倉毀
 孟子耳欲成王伯之業而如此輕人真匹夫也左右欲斬之操曰吾殺陸子足殺
 鼠雀耳命汝往荆州為使如刘表求降便用汝為公卿衡不肯往操令文武整酒送
 行荀彧典眾官商議如衡到不要起身衡至下馬入見眾皆端坐衡放声大哭曰
 汝何為吉行而哭衡曰行于尸樞之前如何不哭眾曰我莽是死尸汝乃死頭狂鬼耳衡曰吾乃漢
 朝之臣不作曹瞞之党安得无頭眾恨而散衡到荆州見刘表雖頌德寔訛諷表不喜令去江夏見
 黃祖也不通經史心性甚急左右問表曰祢衡戲謔至公何不殺之表曰衡數辱曹操不殺者欲
 使天下人心故令出使于我借我手殺之以我為善賢而陷我不义也吾今遣往黃祖使操知我有

董承命吉平毒曹操



說也表福亦遠使請眾將商議請嵩曰今而惟相持將軍操其善者而從之曹公善用兵賢後
 多其功必先取之紹後移兵向江東恐不能禦也冀若舉荆州以附曹公曹公必重將軍此
 乃万全之策也表曰未決語嵩曰汝且往許昌見其叔平却作商議嵩曰聖選節次守節嵩守節
 者也將軍若能上順天子下從曹公使嵩可也若遲疑未決高到京師天子賜嵩一官若不復拜則
 為天子之臣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為君則嵩寸天子之命不復為將軍死望三思
 之表曰汝可先往視之吾別有高論嵩辭表曰許昌見操上即拜嵩為侍中領零陵
 太守遣回荆州說刘表為或請操曰韓嵩未有微功向加重祿祿衡又无音耗丞相
 遣而不問何也操曰祢衡辱我太甚故借表手殺之何必問也封嵩重祿者使香餌
 釣表也或服其言嵩回見表称朝延盛德功表降操表怒曰汝懷二心可斬之嵩大
 叫曰將軍負嵩上不負將軍則良曰嵩未去先有此言矣表怨之入报黃祖殺了称
 衡表問其故對曰黃祖也衡飲二人皆醉祖問衡曰許昌有何人物衡曰大兒孔
 文举小兒楊德祖除此二人别无人物黃祖曰似我若何衡曰汝是廟中之神雖受
 祭祀亦无灵驗祖大怒曰汝以我為主木偶人耶遂將之有詩曰
 黃祖才非長者倚 祢衡搥碎此江頭
 今來鸚鵡州边泣 惟有无情碧水流
 初表問衡死差鸚鵡州边因此不願操也聞知你衡被誅嘆曰腐儒舌劍反目矣便與兵問罪于
 表荷譏諫曰表紹未除刘備未滅而欲以兵江夏是犹捨腹心而食頭手足也先滅表紹后滅刘
 備江夏可掃而平矣操從之

曹操三勸吉平

董承自立德夫后與王子服等商計可施自元且朝賀見操傲慢公卿以此病回家帝知成病命太醫吉平調治平到承家用藥救日時值元宵承與吉平對飲酒至半酣倦就寢忽夢見王子服四人到承前接八服曰大事諧矣玄德結連表紹起五十萬軍分十路殺來馬騰結連西涼韓遂分兵二十萬從北殺來操引兵迎敵城中空虛何不起五家僮僕可得千餘人乘



今日大宴元宵將府圍住欲入殺之承遂喚家僮助戰承持鎗上馬約會在府內進兵夜至三更眾軍皆到承時餘直入見操大宴後堂大叫操賊休走一鎗刺去驚竟乃是前柯一夢尤罵操賊不止平向前呼曰汝欲害曹公平承懼不能答平曰國用休慌平雖前入操門忠心未忘汝某所國日夢中之語已見真情倘有用某處雖滅九族亦无后悔承掩面哭曰只恐操使汝來試我平遂咬下一指為誓承取帝詔視之平曰不用諸公費力操賊之命在我手裡承問其故平曰操常患頭痛痛入骨髓常召某醫治只消一服毒藥必然死矣何必弄刀兵乎承起謝曰若得如此救汝社稷者皆賴君也平辭去承心中暗喜步入后堂見家奴慶童與侍妾雲香在暗處私語承大怒欲殺之夫人功免各杖四十將慶童鎖于冷房慶童恨承實夜斷鐵鎖越牆走而送來操府告机密事操將慶童藏于府中批証承意慶童走而遠方次日操許患頭瘋召平入用藥平暗思操賊合休矣藏藥入府操詐臥床榻上令平上藥平曰此病可一服即愈取銀鈔當面煎藥七已牛熟平便下毒藥親自進上操知有毒遲慢不服平曰宜乘熱服之操曰汝讀儒書必知

操對董承問吉平



禮又平曰安得不知操曰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汝為吾心腹之人何不先嘗而後進乎曰藥皆真藥何必先嘗乎知事已泄向前揪住操耳而灌之操頭一搖藥傾于地縛皆進裂操曰吾豈有疾特試汝耳令健卒將平細倒拷問吉平面不改色全又悞忙操咲曰必有人咬你才吐此言汝乃欺君罔上之賊誰不欲殺豈獨我乎操再三磨問平曰是吾自要害你安有人咬今事不成惟死而已操叱獄卒打七得皮開肉綻血滿階前操恐打死死對証令獄卒監禁权且暫息俟今日請各官來問承推病不起王子服等皆至酒行救巡操曰逆神无可為果权典眾官醒酒救獄卒帶吉平于階下操曰眾官看此人結連惡黨反背朝廷謀害其今日天敗請听口詞操令痛打一頓平將眼罵曰操賊不殺我更待何時操曰速指西同謀之人吾免汝罪平曰汝思過王莽後如董卓天下人皆欲擊斃汝向何德意平操曰吾知先有七人共汝八人何不說西那王子服等面面相覷如坐針氈操見不招人牽去教眾官且散階下王子服與子蘭真碩神難而巳操曰白絹場有何事服等皆諱操喚慶童對証服曰汝何處見來慶童曰迴避了眾人和六人一必昼字如何賴得服曰此賊與國旧侍妾通奸被責誣至不可听也操令左右將四人收監次日曰千餘人逐投承家探病承只得西迎操曰緣何夜來不赴宴焉曰微疾未痊不敢輕出操曰此是憂國病耳承愕然操坐定曰國旧近知吉平事乎承曰不知操咲曰國旧如何不知令左右牽吉平來承惶恐无地未知何如

操監斬重承家屬



曹操勒死董母
 獄卒推平至階下操指曰此人尊板王子服等四人吾已下廷尉尚有一人未獲承不敢問操問平曰誰使汝來毒我乎曰天教我來殺逆賊操又問平曰你原有一指今如何只有九指乎曰嚼以爲誓殺國賊操令削平九指平曰倘有口可以吞賊有舌可以斬賊操令割其舌平曰勿割吾舌從寔告你操曰如此亦留殘疾之体平曰汝釋吾縛吾自提同謀之人獻而操令釋之平起誓願死不能與國除賊乃天救也撞階而死分國休考令建安五年正月晦

操見死令帶慶童到承大怒曰逆奴原來在此便欲斬之操叱曰他首汝及今來求証何敢如此承曰丞相何故听逆奴之言而証承也操曰王子服等吾已擒下皆認明白汝尚抵諱乎叱左右拿干差二十人淫承卧房搜去衣帶詔書狀操令將全家及皆監下得回府喚荀彧等叙曰地此情理吾當誅其君擇有德而立之荀彧曰王公威服四海号令天下蓋爲漢家苗裔也征討有名賞罰有制百往今來以絕議論操曰不証之及豈得誅族乎彧曰事已至此釋之恐難操遂收王子服等老少入官明正反罪次口押而斬首共七百餘口城中軍民无不下泪操帶劍入宮來殺董貴妃淨軒先生詩曰誅逆光成禍已招 冤魂七百恨难消 非因操賊多机变 只恨天公祐魏朝 貴妃乃董承親女獻帝幸之有五月身孕當日帝在后宮典伏皇后共論董承此去並免晉耗不

曹操大營勒死董妃



知如何忽見操帶劍而入帝后大驚操曰董承造反陛下知否帝曰不知操曰忘了破指書詔帝戰慄不能答操令武士去捉貴妃帝告曰董妃有五月身孕望卿哀怜操曰尚留此爲吾后患后告曰可貶入冷宮待分娩了杀之未遲操叱曰汝雷此逆種爲報仇鼎泣告曰乞全屍而勿使彰顯操令取白練束帝曰卿在九泉勿怨于朕泪如雨下操曰尚作兒女嬌耶令武士牽而勒死於殿前

跋扈奸雄震主威 美六魂逐落花飛 朝中天子如兒戲 何況區區董貴妃 操隨喚近侍囑曰但有皇親外戚不曾稟告吾旨輒敢入宮門者腰斬之守禦不嚴者罪同自此許都內外官員莫敢交頭接耳操發三千心腹人克御休軍令曹洪提領操典荀彧曰今誅董承寺千餘人去吾心腹大患尚有馬騰劉備亦在教內不可不誅彧曰馬騰見屯兵于西涼未可輕取似以書慰勞勿使生疑徐也誘入京師圖之可也劉備見在徐州令布犄角之勢亦不可輕敵操曰何爲未可彧曰曹明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屯兵官渡嘗有誓許都之心一旦東征劉備也必求救于袁紹若紹乘虛來襲何以當之操曰非也備乃人傑也今若不擊待其羽翼長成愈難搵動必爲后患袁紹雖有大志怀疑不決必不動兵何足慮哉彧曰紹雖无才田豐祖受審配郭嵩逢紀許攸之輩有奇謀高見備紹信之爲禍非輕操尚未決郭加自外而入操問曰吾欲東征劉備奈何袁紹之愛加曰紹性遲而多疑其手于某士各相妬忌劉備新整軍旅衆心未附丞相引其擊之一戰可擒操曰此机正合吾意起兵二十万分五路來取徐州

玄德馬走興州

水南書長

判長白馬君探囊厚遇一博

斯足續究竟老端之子好

草文去而漢力

馬



04

勇敵萬人之長名沈出寧

席員偶時非長段

志德對天拜金交妻子

出



所
圖
書

